# 长明灯（仿狂人日记）

某远亲，吉光屯人，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适经此地，往而访之，仅晤一人，自称六顺，言所寻之人已故，所剩之物唯日记一册，盖得之社庙一隅。持归阅一过，以为甚奇，欲分享诸友。二五年三月二日识。

**一**

我不见他，已是二十余年；今天见了，才知之前的二十多年，都是被骗了的。

因为那灯，还是明晃晃的亮，像把火烧似的耀眼。

**二**

今天没有太阳，感觉不妙。

还是赶紧熄掉他罢。

清早，出门去那社庙。一路上竟是没有人，许是怕了我了。

老黑仍是不开门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看；这一看便让我从头冷到脚趾，我便只立在这门前。

太阳已经到头顶了。竟透过这门还能觉着这长明灯的阴冷腐烂气。有一伙小孩子路过，见了我，眼色也是同老黑一样，我想我也未曾与他们相识，却也是这样。我可不怕，便仍是对门立着。他们便在我后面蹲着。

背脊凉飕飕的。我想：我同老黑有什么仇，不就是二十年前来这里闹了一番，惹他不快意了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他们父母也就顶这么大，何以也是这番模样？

又有几个闲人路过，一模一样的眼色。

我明白了，这都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**三**

夜里总睡不着。眼前就是那长明灯，怎么也甩不掉的，绿幽幽的。

需是得熄了他的。

这岂会给屯里人带吉利，只是蝗虫病痛和麻木罢了！

我岂是不知道，去年连各庄的那人被众人给一片肉一片肉分着吃了个精光！

**四**

今日下午我仍是在庙前站着。忽然又有人来了：是三个人，都是二十余岁的样子，相貌也是看不太清楚，只是盯着我，笑也不像笑，边上的小孩子竟也是一模一样的表情，甚至伸出了舌头来。

他们是想吃了我来的！

三个人互相用鬼眼睛看着，终于一个走上前发话了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温和的说：“我叫老黑开门。”其实我岂是不知道他们都是一伙的，受了这灯的骗，一起分片肉吃！我也不怕。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可比他们壮！“就因为那盏灯必须吹熄……吹熄。吹熄，我们就不会有蝗虫，不会有猪嘴瘟……”

“唏唏，胡闹！”我话未说完，他们便齐齐露出了凶相。咧着嘴露出一排排白历历的牙齿。

“吧！”赤膊的一个小孩子也张开了嘴，是等不及要把我吃了。

“你还是回去罢！倘不，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！灯么，我替你吹。你过几天来看就知道。”脸色铁青的人低吼道。

你替我吹！你替我吹便自然又是拿了条棉被盖上！过几天来看，又怎会知道你做了什么手脚？他们这群人，真是被这灯迷了心窍，想要吃人，却又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。

他们还说伯伯会打断我的腿？

我早该知道了！

我伯也是这其中的一伙！

我嘲讽的笑了：“我知道的，熄了也还在。”

他们的脸色又变青了。我知道我说对了，便愈是勇气百倍，“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。我先来这么办，容易些。我就要吹熄他，自己熄！”我偏要去推那扇门，推开他！

他们气愤的走了过来，可如何拦得住我！打不开有什么别的法？那就放火！

他们许是没听清，便含含糊糊得问“什么？”

“我放火！”

突然得就都沉默了，那必是被我吓住了。他们都被我吓住了！

我依稀得听到谁在让老黑把门再关关紧，我不在乎，我偏要找火种，烧了他！

**五**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

三头六臂的蓝脸，三只眼睛，长帽，半个的头，牛头和猪牙齿……

**六**

“ 白蓬船，红划楫……”

飘渺的声音远远的传了过来。脑袋涨的厉害，四周的墙压的我喘不过气来。终于挣扎到了木栅旁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这是……这是进了庙里了，且被关了起来！

“我放火！”我偏是继续吼道。

忽而就是一声孩子的叫喊，笑嚷，喧闹。

“白蓬船，对岸歇一歇。

此刻熄，自己熄。

戏文唱一出。

我放火！哈哈哈！“

……

歌声愈颤愈细，最后细到没有。

然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**七**

灯仍是绿莹莹的亮。

暮色之下，愈为分明。